

世界的理论模式 / 导夫... 批判性 / 随言文字批评的精神 / ... 国 / 峰... 随言文字批评的
 子视角 / 148时 / 固经 / 有说的 / 抗拍性 / 《春江花月夜》中的时 / 《有 / 原于池 / 中的记忆 / 坚硬
 文化创新 / 可能性与可行性 / 为求之名 / 214当代书法的美学空间感型 / “去经典”时代书法
 210审美与文化 / 理解书法经典时空的两个维度 / 散襟放怀 / 刀笔之 / 冰与时空超 /
 与死 / 胸次洒落 / 机杼自出 / 造像写势 / 无法为法 / 经典涵 / 火种 / 情铸大爱 / 说的“拉拍料” / 《春江花月夜》中的时
 书法及其意义 / 汲古汇今 / 识 / 文化视 / 国 / 女性身 / 骋电的执著 /
 文化创新：可 / 能性 / 与 / 别行 / 性是之
 为求

不惑卮言。

文艺理论与艺术批评论稿

詹冬华
ZHAN DONG HUA

著作



不惑卮言

——文艺理论与艺术批评论稿

詹冬华

ZHAN DONG HUA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惑厄言 / 詹冬华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00-1115-1

I. ①不… II. ①詹… III. ①文艺评论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137号

不惑厄言

詹冬华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苒
书籍设计	张诗思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9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15-1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8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批评理论与时间诗学

时间视阈中的文学经典 / 1

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时间逻辑 / 20

新时期中国生态散文的审美精神 / 39

现代西方“哲性批评”的学理逻辑与价值诉求

——兼及对中国当代文论批评建设的启示 / 58

盛衰循环：艺术之“时”的内在结构

——考察叶燮文学史观的时间向度 / 78

杨晦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贡献 / 89

“以文论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模式 / 113

寻美与求疵：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 / 129

龃龉的魅力：解读李健吾文学批评的阐释学视角 / 148

文学评论与书评

时间经验与小说的“抗拍性”

——严歌苓《陆犯焉识》的叙事艺术 / 158

《春江花月夜》中的时间意识 / 174

文化视阈中的女性身体

——从《一对恩爱夫妻》与《陈小手》展开 / 178

坚硬的执著

——读吴旭的诗 / 186

文化创新：可能性与可行性

——评甘安顺《中国文化创新论》/ 191

为求是之名

——《当代学术史研究》读后 / 200

《有乐于心——爆竹声中的记忆》跋 / 210

当代书画艺术批评

审美与文化：理解书法经典时空的两个维度 / 214

当代书法的审美空间感型 / 230

“古雅”：当代书法创新的美学瓶颈 / 236

“去经典”时代书法的生与死 / 241

胸次洒落 机杼自出

——读黄阿六书法 / 250

造像写势 散襟放怀

——读解吴德胜的书法艺术 / 253

刀笔之中的加减法

——解读曹端阳的书法艺术 / 256

书写经验与效果历史

——读寇克让《书法没有秘密》/ 260

龙友书法及其意义

——兼及对当代书法的前瞻思考 / 270

汲古汇今 无法为法

——评钱方法的书法 / 278

经典涵泳与时空超越

——读解何东的书画艺术 / 282

笔耕火种 情铸大爱

——徐会镇陶瓷绘画艺术赏鉴 / 289

后 记 / 296

时间视阈中的文学经典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大家围绕经典的含义，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等问题，从文化逻辑、消费关系、民族身份、图像扩张、传播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但是，这些著述不能被看做是对于经典问题的一劳永逸式的解决，相反，这个老话题当中却蕴藏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认识。笔者注意到不少论者在文章中提到文学经典的时间性问题，但少有从时间的角度展开正面而深入的论析。在有关文学经典的问题丛中，时间也许不是最重要或最核心的，但对于全面理解经典问题而言，时间问题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本文拟从时间的维度，结合当下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价值立场^①，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体会。

目前学界对文学经典的讨论显示了人们对于文学价值的困惑和质疑，而这恰恰是经典意识遭到批判、经典边界被模糊的具体表征。大致来看，存在两种基本的价值立场：一是经典本质主义或者说精英主义立场。该类观点认为经典是艺术价值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艺术的范本，而且是各种精神价值的宝库。因此，经典是不可缺少的，必须维护经典的核心地位。二是解构主义或者庶民的甚至犬儒主义立场。这一派认为经典是一个建构起来的东西，经典的建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与政治

^① 有关经典化理论的归类，可参考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市场经济因素、外部时尚文化等紧密相关，而与其内在的艺术和人文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要去掉经典头上的光环，还其本来面目。这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流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方的所谓经典都是已死的、白人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们的作品，而非欧洲、非白人、女性作家们的作品很少。解构经典不是要打倒它，诋毁它，而是要去掉文本上面许多人为的东西，将它还原为普通的文本。意思是说，将它的价值定位放到一个比较普通的层面上来，也就是要摧毁人们头脑当中的精神乌托邦。

本文想追问的是，这些不同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什么样的时间意识而产生的？经典存在的时间意义何在？我们又应该从什么样的时间维度去理解文学经典？

一 文学经典存在的时间意义

任何个体生命都因为其不可逃脱的有死性，而注定是有限的，但是生命所处身其中的宇宙世界却是无限的，因此，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和分裂从生命诞生之时就开始了，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其核心点就是时间”^①。实际上，时间问题不能被解决，只能被超越。超越与否又取决于观照时间的方式以及超越所凭借的媒介。德国浪漫派诗性哲人就这个问题做过深入思考，他们将时间超越问题与诗结合起来，认为诗可以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客观性划分，创造出一个梦幻般的诗意世界。^②施莱格尔在谈到诗与时间的关系时说：“诗的应有任务，似乎是再现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她（诗——引者注）就是这样和谐地糅合着所有的时代与季节，过去、现在与将来，证明她自己是忠实地再现了永恒或完整的时间。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说，永恒不是空无所有，不是时间的徒然否定，而是时间的全

① 刘小枫：《诗化哲学》（重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32页。

② 参刘小枫：《诗化哲学》（重订本），第134页。

部、未被分割的整体，在这整体中，所有时间的因素并不是被撕得粉碎，而是被亲密地糅合起来，于是就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①这里说的虽然是诗，但实际上可以扩展到整个文学，准确地说是经典文学。因为，只有经典文学才有可能在那个具有处境性和体验性的文学世界中将现实时间重新连缀并融合起来，实现对时间的超越。伽达默尔认为，在艺术鉴赏过程中，时间表现为一种被激活了的充实的时间，每一个瞬间或者每个片刻都是实现了的，因而是属于自己的，在艺术鉴赏中，时间得以停驻和延搁。^②

汤用彤先生也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他在谈到魏晋思想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时说：“魏晋时许多思想家所持之根本理论有二：一方面认为有不可言之本体（宇宙本体、自然之道）；另一方面有不可违抗之命运。如何解决此两问题，为当时人所普遍注意。而此两问题，当亦于论文中反映之。”^③前者讨论的是宇宙本末与文章的言意关系问题；后者讨论的是诗学本体功用与时间超越的问题。汤用彤先生引述了曹丕《典论·论文》中那段“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的话，接着说：“人生有不可违之命运，人生在世匆匆过客，忽然与物生化，年寿有限，荣乐难常；而文章为不朽之盛事，或可成千载之功，如欲于有限时间之中完成千载之功业，此亦与用有限之语言表现无限之自然同样困难。然若能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不以有限为有限，而于有限之生命中亦当可成就‘不朽之盛事’也。”^④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所体现的就是儒家超越时间的信念^⑤，也即通过现实之“有”（德性、功名、文章）

① 施莱格尔：《文学史讲演》，《西方文论选》下卷，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7页。

② 参（德）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张志扬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0页。

③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④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187页。

⑤ 有关儒家时间观的论述，可参考拙文《中国古代三种基本的观时方式——切入古代时间意识的一个维度》，载《文史哲》2008年第1期。

的持存和延续来超越时间。在三立模式（立德、立功、立言）中，立言是最有现实操作性也最容易把握主动权的不朽方式，这种不朽无疑是精神性的。立言有多种形式，从所立之言的内容和方式来分，有子史立言和文章立言；从立言所用的载体材料分，有著作书写和金石镌刻等形式。但不管是以何种方式立言，无疑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同：作为精神主体的人能够通过文字的方式对抗不断消逝的时间，精神生命以文字载体的形式在时间隧道里穿行，从而得以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性。文字记录了作者的生命形迹和精神历程，并且能够逸出精神主体的肉身，在慢慢的时间长河中开出一种延续性。当然，通过文字著述的方式获得不朽还蕴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那就是读者。也只有后世无数读者的不断介入，再次进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所谓的不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同样是根源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文学经典的存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有论者谈到：“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来自于人们的认知需要，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①也就是说，经典之所以被遴选出来，其实是人们认知的一种策略，因为，认知是无限的，但个体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学文本和现象，而只能通过选择某些类型的“代表”来把握文学全体，也即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此，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也深有体会，他在《西方正典》一开篇就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尽管近来流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但经典的真正问题仍在：那些渴望读书者在世纪之末想看什么书？《圣经》所云的七十年载光阴还不够阅读西方传统中伟大作家的部分名著，更不用说遍览世界上所有的传世之作了。读书必有所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②“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

① 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的多。”^①开篇这一节的题目就称作“经典悲歌”，看得出，布鲁姆对这个问题有点伤感，而这恰恰就是经典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浩如烟海的文学对象与短暂的生命时间的尖锐对立增加了经典的意义负荷，而文学经典作为“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它也只是暂时化解了认知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它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布鲁姆不无吊诡地假设：“如果我们能够永生，或我们的寿命可加倍达到一百四十岁，那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关于经典的争论。”^②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生命是永恒的，文学经典就不会产生。换言之，正是生命的时间性成就了文学经典，它是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力性因素。布鲁姆把经典视为“文学的记忆的艺术”^③，文学缘何成了记忆，为什么要记忆，记忆什么，布鲁姆没有明示。但他说文学包含了一种根源于死亡的焦虑，这种焦虑最终会呈现于文学的经典性。他说：“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乞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④与他所指称的“憎恨学派”们相比，布鲁姆更倾向于从个体的存在状态和处身性境遇来理解文学的经典性，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读者，经典性最后必须回到个体生命的本体意义上来，并具体落实到通过心灵对话增进并见证自我的成长，落实到通过经典与生命的短暂性和有死性相抗衡。“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的相遇。”^⑤正因为如此，布鲁姆认为真正的经典是产生焦虑而不是缓解焦虑，这便是隐藏在文学经典背后的时间悖论。一方面，选择经典是为了化解宇宙的无限与生命的有

①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1页。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3页。

③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12页。

④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13页。

⑤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1页。

限之间的矛盾，亦即逃离时间；但另一方面，阅读经典又把人们重新带入对生命的有死性的深刻洞见之中，带入到时间的断裂与绵延之中。在与经典文本共处时，经典“以死亡的权威在言说”，因为“经典是死亡的侍从”^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存在是必须的。

在当今文化研究、消费主义、图像信息、电子传媒等大行其道的现实情势下，个我有限的生命时间已经被各种纷至沓来的欲望信息肢解为碎片，意义的深度被削平，时间的绵延被置换成空间的断片。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变成了转瞬即逝的符号能指的消费，生命时间体验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混日子”，而不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充实的属己的”时间。而实际上，我们不是不需要经典，而是更需要经典。不是经典变得面目可憎，而是我们自己远离了经典。

二 “经典性”与“超时间性”

经典本质主义者或者精英主义者讨论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经典性”，这也是最容易招来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一个概念靶子。有学者认为，尽管有种种复杂的外在因素参与了经典的构成，但是一定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经典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经典性”（canonicity），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实质的创造性；三是时空的跨越性；四是无限的可读性。^②事实上，这些特征还可以列举，比如文本的内在张力、可阐释的空间、人文与历史的精神深度、艺术的价值等等。^③

布鲁姆认为经典性表现为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当我们阅读经典时，会产生“一种怪异的惊讶而不是种种期望的满足”。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

①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2页。

② 刘象愚：《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③ 相关文章可参阅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程正民：《经典在对话中生成》，见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种陌生性”，同时，虽然“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①。而且“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②。这种经典性最终表现为能够“透入经典”的“审美力量”，具体来说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③可以说，经典本质主义或者精英主义者都是着眼于文本的内部来讨论经典性的，因为文本内部的诸种因素都已经凝聚在文本当中，它是一个被给定的存在，其变化的可能性比各种外部因素要小得多。诸如丰富的内涵、原创性、陌生性、语言的魅力、无限的解释空间等等都已经内涵于文本之中，相比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出版流通、阅读批评、教育宣传等外部因素来说，它们要显得更为稳定，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布鲁姆谈到：“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④经典的形成和检验都是需要时间的，布鲁姆甚至说到：“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⑤如此说来，经典是必须跨越时代的，或者说，“超时间性”是经典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在作家所处的当代难以形成经典？布鲁姆引了经典批评家黑兹利特的散文《论读老书》中的一段话：“我认为一本书在作者死了一两代人后仍能生存并非坏事。我对死者比对生者更有信心。当代作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朋友或敌人。对朋友我们难免想得好，对敌人我们总是想得太坏，这样我们就不能从细读中得到很多快乐，也无法公正地评价他们各自的优点。”^⑥黑兹利特所强调的是读者批评家对文本经典化的重要性，对

①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5页。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8页。

③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20页。

④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412页。

⑤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412页。

⑥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415页。

于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批评家很容易掺入情绪或情感的因素，也就是说难于做到审美评价过程中的超功利。看得出，他的观点也不是特别新颖，他也只不过是重弹康德审美无功利的老调。但是，这段话却鲜明地亮出了理解经典的时间性维度。当然，经典的形成是否有明确的时间下限，比如说“作者死后两代人左右”，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不好贸然下决断。

一般理解经典，都会说到经典流传的永久性。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这里也是强调经典的永恒性，也即它的“超时间性”。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曾提出过“超时间”的概念。他认为，在传统中国历史思维中，时间并不是机械地记载曾经发生过的自然事件，而是从历史事件中绎出永恒的典范（如“道”、“理”等）或不朽范型（如尧、舜、三代），这些典范不受时间的影响，超越于时间之上。因此成为后世追慕学习的楷模，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领悟这些超时间性的道德典范，并将它接引、召唤到人们所生存的时代。这种历史思维方式在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体现，而以儒家最为显著。^①黄先生此论确实切中了传统历史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义，在这里，“超时间”是一个被充入了价值内涵，从而能够通行于时间三维的不变筹码。所谓永恒的“典”、“律”，那就是能够穿越时间的各种“经典”。黄俊杰还从东亚儒家思想脉络来论述“经典性”，认为“经典性”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内涵，二是形而上学的内涵，三是心性论的内涵。在论述心性论的内涵时，他认为王阳明比刘勰更明确有力地指出了经典的永恒性或“超时间性”。王阳明说：“经，常道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或变者。是常道也。”^②这里的“经”亦即“道”，它带有普世性，能够超越一切时间空间。黄俊杰认为，王阳明把

① 黄俊杰：《传统中的“时间”与“超时间”概念》，载《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

② 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见《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经典界定为“吾心之常道”，也就是从心性论界定经典性。经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之限制，乃是因为经典中的“道”皆可一一具存并引证于每一位后代诠释者的“心”中。^①

看来，古今中外的经典本质主义或精英主义者基本上都会认同经典的“超时间性”，只不过是论述的方式和角度不同而已。可见，在这类经典论者那里，“超时间性”是“经典性”的核心意涵和价值体现，因为诸如精神深度、艺术价值、内在张力、原创性和陌生性等方面还要受到具体的时代背景、美学旨趣和读者因素等条件的制约，而“超时间性”则恰恰是可以跨越时代的。对于那些具体的经典性内涵来说，“超时间性”带有形而上性，它是使得那些具体内涵真正体现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显得更为根本。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悲剧，大概除了托尔斯泰之外，很少有人否定他的经典地位，千百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留存、传播和阐释它的伟大的“经典性”，显然，这就是一种毫无争议的“超时间性”。但是，究竟是哪些具体的思想和艺术内涵造就了经典的“超时间性”，这是可以争论且异说歧出的。

令人难堪的是，经典本质主义或精英主义者所持作自家宝藏的“超时间性”在解构主义或犬儒主义者那里变成了一团虚幻的泡影。可以说，“超时间性”是不同经典论者之间最大的一个理论分歧。我想，假如说一个文本成为经典需要一段过程或者说需要时间，这是持不同经典观的人都不会反对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经典的时间性？这个问题至少包括两个子问题：一、经典的确立（初步检验）需要时间；二、经典被确立后继续流传（重新检验）需要时间。在第一个问题上，经典本质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都可以接受。但在第二个问题上，两者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前者认为，文本一旦成为经典，它就获得了穿越一切时间空间的通行证，具备了“超时间性”。所以，经典在被确立后的继续流传是不证自明的事情。而后者认为，

^① 黄俊杰：《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经典是否继续流传仍然处于时间当中，充满了偶然性。经典完全会因为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降格为普通的文本，也就是说它不具有“超时间性。”

其实，解构主义者并不是完全否定某一既定文本是经典这一事实，而是要从文本成就经典的外部因素和过程入手，揭橥经典的偶然性和他律性，从而让经典走下神坛，褪去头上的光环。换句话说，解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找到经典理念大厦下的那块松动的石头并拆解掉，从而使得整个大厦自行倒塌。这块关键的石头就是“经典性”。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经典性”这个概念预设了经典的自律性和自明性，它是使得一个文本直接通向经典神坛的神秘令牌，而且，更为重要且不可容忍的是，经典性使得一个原本普通的文本永久性地占据着经典的宝座，也就是经典性的“超时间性”。实际上，这恰恰是有关经典争论的一个隐性焦点。经典本质主义者认为经典具有“超时间性”，而经典解构主义者则认为经典是建构起来的偶然的東西，并不具有“超时间性”。经典对其他普通文本的宰制就是体现在时间宰制方面，正是“超时间”引发了“超价值”和“超权威”。因为如果说某个文本在某一个时期独领风骚（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大概大家都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说某个文本永远占据神坛，独坐象征权威的交椅，那就有可能形成对其他更多文本的遮蔽（这里面也包含本可以成为经典的其他文本）。但是，似乎经典解构主义者的目的并不在于“皇帝轮流做”，而在于彻底摧毁经典秩序本身。

三 去经典化：时间的消解

英国18世纪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有一些作品的价值通过不断被人发现和比较得到确认，而且，“对于这样的作品，除了看它们是否能够经久和不断地受到重视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他标准。”^①所谓“经久”和

^① 转引自（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法）凯·贝尔塞等著《重解伟大的传统》，黄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不断”地受到重视，就是经典“超时间性”的具体体现。但是，当代英国学者迈·泰纳对这一成说表示异议。他认为，假如经典就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留存下来甚至被不断阐释的作品，那么，时间怎样来检验艺术品的价值？它会提供怎样的价值标准？^①因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时间本身并不起作用”，那么，“假设时间的检验有效，是哪一些特殊的过程使它有效？……在一系列时期中发生了什么使时间起作用的事？”^②泰纳提醒我们，仅仅是留存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经典，因为这样一来传世之作的数量就会更多。但是，“不断地受到重视”这一说法也不牢靠，因为“伟大作品和称它们伟大的人之间不幸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它令人怀疑这“一切只是一场骗局”。^③泰纳甚至走得更远，按照他的理解，对某一作品是经典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还要有与作出这一判断相一致的理由。他担心的是，假如不同的时代都说某个作品是“经典”，但是解释的理由却五花八门甚至互不相容，那这个“经典”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典，因为一部平庸之作也可以被不同的解释妆点成为所谓的经典。^④不难发现，泰纳是想在所有关于经典的阐释评价中寻求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诸如“伟大”之类的描述性内容或者总体态度，而是作出这一判断所依据的一致理由。但事实上，尽管人们对于经典的伟大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它们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却存在相当大的争论。在泰纳看来，这种争论并不是经典可贵的地方，而且，他还否定了经典可以常读常新的说法，他认为某些伟大的作品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对它们的重新体验到了某个程度以后只是重复人们喜欢做的事而已，并不是要发现什么新的内容”^⑤。

事实上，泰纳并不是真的要否认时间的检验对于经典的意义，而是反对那些不负责任的骑墙派批评，“他们在墙上找到了舒适的位置，然后宣布只

①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64页。

②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69页。

③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69页。

④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72～173页。

⑤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84页。

有时间能决定一切。除非有人敢于发表意见，不然时间不会起作用”^①。换言之，对于经典的形成而言，时间既不能用在伟大作品与判断者之间的恶性循环的骗局上，也不能浪费在后世批评家无聊的争论上，如果时间真的可以检验作品，那么“时间的检验的实质，就在于发现哪一些作品具有可以被称为经典的优点，有益于我们的生活”^②。但遗憾的是，眼下达成这种共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间终究要成为一段毫无意义的自然耗散。就时间对于经典的意义而言，泰纳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他不想依附成说，另一方面又认为，经典确实离不开时间的检验。

泰纳的论述能够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经典的形成需要时间，但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持续积累起来的数量化的时间，经典所要追求的是一种永恒性的内涵价值的时间。换言之，考察经典的时间，不能仅仅关注其持续的长度，更重要的是时间的价值维度，这种时间还带有方向性，或者指向将来，或者指向过去。在前现代，经典的时间指向过去，过去构成了价值的精神维度。在现代，时间指向将来，时间呈线性往前伸展。其实，古今中外的经典本质主义或者精英主义者所持守的并不是时间的自然长度，而是时间的价值指向。中外文学史上众多的复古思潮都认定，经典存在于过去，是经过时间检验并沉淀下来的伟大作品。复古观念的时间性依据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人们对过去时间的美好建构；二是带有意识形态性的循环时间观。特别是在中国古代，这种复古意识尤为突出。^③所以，越是时间久远的作品，就越不可动摇，越具有经典性。而越往后，则越是“格以代降”，一代不如一代。现代性时间则以一种直线向上、勇往直前的矢量性和终极性代替了前现代的循环时间，过去的价值意义被转移到将来的维度上。通过对将来某一个幸福时刻的期待，现代人抛弃了暂时的感官快乐的诱惑，坚持并忍受着现实的苦

①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82～183页。

② （英）迈·泰纳：《时间的检验》，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183页。

③ 可参拙文：《中国古代复古思潮的时间性考察》，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